

299-270

軍

政

備

覽

黄石齋先生註斷

廣百將傳

武學便讀

本衙藏板

序

淺草文庫

名將一書。為武而設也。

既為武設。則名將中之

智勇。所在與夫正之為

正奇之爲奇必明明點
醒細細拈出使披閱者
一覽而知前人之用意
得借以發後人之用意
方不媿著書之大義倘
纂修無識祇輯繁文反
遺精要縱三絕韋編於
武何益此舊本所以不

足重輕也當今重武英
傑群興莫不思登壇而
麾日月借箸而談風雲
雖曰妙用在於一心何
至學古然事必有因機
須待觸若不窺前人已
然之妙用何以發吾心
將然之機宜爲師中之

勝算以此知名將一書
用武者不可朝夕離也
朝夕不可離而按之茫
無竅脉又且錯落多端
烏乎可也因取而細較
之芟其繁文出其精要
再入妙旁批有疑夾註
又總斷結其智勇之所

在雖仍是此百數英雄
祇覺一經洗發而面目
精神皆躍躍紙上使覽
之者會心點首而悟兵
家正之爲正如此奇之
爲奇如此奇正之變動
無窮又如此卽至用衆
如何用寡如何巧久如

何拙速如何莫不了了
於胸中而取諸左右使
出而總戎自百戰百勝
而伯仲孫吳不復多讓
誠用武之先資也書成
謹弁於首

省

崇禎癸未仲春月古閩

黃道周石齋甫題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總目

卷之一

周 姜太公 吳 孫武

越 范蠡 魏 吳起

田 穰苴 齊 孫臏

秦 白起 秦 王翦

燕 樂毅 趙 李牧

卷之二

趙 趙奢 趙 廉頗

齊 田單 漢西 張良

漢西 韓信 漢西 周亞夫

漢西 李廣 漢西 衛青

漢西 程不識

卷之三

漢西 霍去病 漢西 趙充國

漢西 陳湯 漢西 馮奉世

漢東 鄧禹 漢東 寇恂

漢東 馮異 漢東 岑彭

卷之四

漢東 賈復 漢東 吳漢

漢東 耿弇 漢東 耿恭

漢東 王霸 漢東 臧宮

漢東 祭遵 漢東 馬援

漢東 班超

卷之五

漢東 虞詡 漢東 皇甫規

漢東 張奐 漢東 段熲

漢東

皇甫嵩

漢東

朱雋

漢三國

諸葛亮

漢三國

關羽

漢三國

張飛

卷之六

魏三國

張遼

魏三國

張郃

魏三國

徐晃

魏三國

李典

魏三國

鄧艾

魏三國

司馬懿

吳三國

周瑜

吳三國

呂蒙

吳三國

陸遜

吳三國

陸抗

卷之七

晉

羊祜

晉

杜預

晉

王濬

晉

馬隆

晉

周訪

晉

陶侃

晉

謝玄

燕北朝

慕容恪

秦北朝

王猛

宋六朝

檀道濟

卷之八

宋六朝

王鎮惡

梁六朝

韋歡

梁六朝

王僧辨

陳六朝

吳明徹

魏北朝 崔浩

魏北朝 于謹

齊六朝 斛律光

周北朝 宇文憲

周北朝 韋孝寬

梁六朝 程靈洗

卷之九

隋 楊素

隋 長孫晟

隋 韓擒

隋 賀若弼

隋 史萬歲

唐 李孝恭

唐 尉遲恭

唐 李靖

唐 李勣

卷之十

唐 蘇定方

唐 薛仁貴

唐 裴行儉

唐 唐休璟

唐 張仁愿

唐 王峻

唐 郭元振

唐 李嗣業

唐 李光弼

卷之十一

唐 郭子儀

唐 李抱真

唐 李晟

唐 李愬

唐 馬燧 唐 渾瑊

唐 王忠嗣

卷之十二

梁五代 王彥章 晉五代 周德威

唐五代 郭崇韜 宋 曹彬

宋 曹翰 宋 王全斌

宋 潘美 宋 曹瑋

宋 李繼隆

卷之十三

宋 尹繼倫 宋 狄青

宋 种世衡 宋 郭達

宋 王韶 宋 种師道

宋 宗澤

卷之十四

宋 岳飛 宋 韓世忠

宋 張俊 宋 劉錡

卷之十五

宋 吳玠 宋 吳玠

宋 李顯忠 宋 楊存中
宋 王德

卷之十六

宋 王彥 宋 劉子羽
宋 魏勝 宋 李寶
宋 趙方 宋 孟宗政
宋 孟珙 宋 杜杲

卷之十七

宋 余玠 宋 趙范

宋 趙葵 宋 曹友聞

元 史天澤 元 伯顏

元 張弘範

卷之十八

明 劉基 明 李善長 附二十卷內

明 徐達 明 常遇春

明 李文忠 明 沐英

明 鄧愈 明 俞通海

明 傅友德 明 鐵鉉 附二十卷內

明 程 濟 附二十卷內

卷之十九

明 姚廣孝 明 朱 能 附二十卷內

明 張 玉 附廿卷內 明 劉 江

明 王 驥 明 于 謙

明 郭 登 明 韓 雍

明 馬文昇 明 王 信

明 張 輔 明 程 信

卷之二十

明 羅 通 明 項 忠

明 陶 魯 明 王 越

明 王 瓊 明 陳九疇 附後

明 馬 昊 明 王守仁

明 楊 銳 明 仇 鉞

明 戚繼光 明 沈希儀

明 楊一清 附 明 俞大猷 附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一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姜太公呂尚

呂尚者東海上人本姓姜從其先祖封於呂故名呂
 尚字子牙尚抱經天緯地之才嘗著有六韜備言陰
 陽以為兵書之祖時值商紂暴虐避居東海之濱坐
 石磯垂釣絲不設餌釣不曲鈎每言不釣魚鱉獨釣
 王侯人多笑之困窮老矣聞西伯賢善養老遂往歸

焉入岐州復釣於蟠溪之上欲干西伯西伯自姜里歸憂而將出獵命卜有所獲否卜者曰所獲非龍非虜非虎非羆乃王霸之輔西伯喜而獵果遇太公子渭之陽與語大悅曰吾先君太公嘗曰當有聖人興周子其是耶太公望子久矣故又號曰太公望載與俱歸時年八十有二立為軍師請教太公對曰為國有三策敬天勤民親賢而已西伯善之因與尚陰謀○德尚不○敢明○修事殷至矣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權謀與秘計詩稱文王伐密伐崇皆太公之謀是時天下三分有二西伯事殷不改至武王嗣位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其惡愈甚武王方修文王之業尊太公為師尚父鷹揚東伐太公因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誓眾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觀兵於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國皆曰紂可伐也武王卜之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武王欲還太公力強之遂前而克商既克商武王遂封師尚父于齊故後之言兵者皆宗太公之六韜為本謀

斷曰

太公尚父霸王之輔。漁獵以歸。修德用武。學擅陰陽。韜分龍虎。黃鉞白旄。揮之如塵。伐取商殘。開篤周祜。後世談兵宗之爲祖。

孫武

孫武者齊人也。善用兵。著孫子十三篇。詳言兵家之秘。吳王闔廬欲霸吳強楚。因往見之。吳王難之曰。子之十三篇。吾已盡觀矣。然言之易。行之難。子可小試。勒兵乎。孫子曰。可。吳王又難之曰。勇悍易。柔弱難。子可試以婦人乎。孫子曰。可。吳王異之。乃出宮中美女

百八十人。命孫子教試之。孫子受命。遂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因教之曰。汝知汝心與左右手與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凡鼓前則視心。左則視左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不可違。只就淺近言之。方見教婦人。小試之妙。婦人曰。諾。孫子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卽三令五申於鼓之右。婦人以爲戲。而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過也。今申令既已明。而鼓之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法當斬。因命斬

左右二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趨使
 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
 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為將矣將在
 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二姬以徇用其次為隊長復
 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
 孫子乃使使報王曰兵已整齊請王下觀惟王所欲
 用雖赴水火可也吳王曰將軍就舍寡人不願下觀
 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用其實然吳王心知孫武能
 用兵後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北威秦晉孫子之力也

斷曰

孫子兵法十有三篇婦人可試法令為先左右視
 手背後心前申令既熟笑則斬焉斬而易隊赫然
 肅然大威秦楚千古名傳

范蠡

范蠡越人也事越王勾踐與謀國時吳王夫差日夜
 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而伐之范蠡諫曰不
 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陰謀逆德好用凶
 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

之矣。師遂出。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栖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曰：「諾。」乃令大夫文種行成于吳，請身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將殺其妻子，燔其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伯嚭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于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赦之，此國之利也。子胥諫弗聽。」吳王卒赦之，罷兵歸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嘗之，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為質于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士民，士民欲以報吳。蠡皆諫止之。既而吳賜子胥屬鏹劍以自殺。勾踐乃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蠡對曰：「未可也。」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盡從。

王惟老弱與太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君子言君養之如子也。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于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

池，乃使人厚禮請成于越。越自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疲弊，輕銳盡死于齊

晉。越遂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請成曰：孤臣夫

差，異日嘗得罪于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

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

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早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天與弗取，反受其害。伐柯

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于執事。

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

不能事君王。遂自殺。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范蠡事越王。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滅吳。報會稽之耻。稱上將軍還國。亦云功名遂矣。然以爲大名之下。難久居。遂乘舟浮海出齊。變姓名爲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去。止于陶。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初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去不決。卒被殺。

斷曰

兵者凶器。戰者逆德。勾踐犯之。故遭天責。棲保會稽。已當死厄。厚禮卑辭。蠡之善策。使種請成。初猶不測。既賄貪讒。乃許歸國。嘗膽卧薪。仇填肝膈。二十餘年。報猶不得。至吳北盟。南師方迫。吳後請成。難援前額。君縱哀憐。臣則赫赫。天與不承。死乃自賊。功成去之。有如行客。三致千金。三散豈嗇如此。

高人千秋生色。

吳起

是其本心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鄉黨笑而謗之。吳起怒。遂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鬻臂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適魯。事曾子。後母死不歸。曾子薄而絕之。適齊。人攻魯。起乃以兵法說魯君。魯君欲用為將。以禦齊。或譖曰：起妻齊女也。豈為魯耶？魯君疑之。起急于成名。因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君乃用為將。

遂破齊。以顯名。魯君欲重用之。或又曰：魯小國也。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用起。是棄衛也。况起殘忍人也。用之必多事。魯君復疑之。起不得志。聞魏文侯賢。遂往事之。文侯問于李克曰：吳起何如人也？克曰：起貪而好色。其人不足重。然善用兵。雖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文侯於是以為將。將兵擊秦。遂拔其五城。按起之為將。雖身極貴。然必與士卒之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囊贏糧。與士卒同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卒母

用兵之妙在此

聞而痛哭。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死。于敵，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知起用兵廉平，能得士心，乃用為西河守，以拒秦韓。文侯既卒，後事其子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武侯曰：善。仍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吳起不悅，謂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嚮，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方是

之時屬之于子乎屬之于我乎起妙于不敢爭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吾所以居子之上也田文既死公叔為相尚魏公主而害起起懼得罪遂去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起起因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踈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在強楚於是南平百原無愧越北併陳蔡却三晉西伐秦多犯楚貴戚之忌及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而殺起

斷曰

吳子忍人怒誅笑謗母死不歸殺妻求將曾子薄之魯君疑放然而用兵穰苴不讓甘苦與同士卒樂仗守魏西河秦畏東嚮在德一言聖賢度量魏害有人去為楚相北并南平功在人上惜犯貴宗終令身喪

田穰苴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悅之遂以為將軍將兵

擀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今君驟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恐難行事。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景公許之。遂使莊賈往。穰苴因與莊賈約曰：且日中會于軍門。至期，穰苴先期至，軍立表下漏以待。賈素驕貴，以爲將已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也？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于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于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穰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悚然，未幾，景公遣使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對曰：當斬。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斬，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右騾，以徇。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善將悉取將軍者皆如此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為之出戰晉師聞之先聲之妙為罷去燕師聞之渡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封內所亡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景公郊迎勞師成禮以入尊為大司馬故世稱為司馬穰苴穰苴死後景公用兵大倣其法故諸侯朝齊因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遂號司馬穰苴兵法云

斷曰

穰苴庶族人微權輕燕晉壓境齊國殆傾晏嬰明識薦苴用兵法斬貴族一軍皆驚再加恩馭莫不奮興未經血戰勢已雷轟敵人潛遁追奔掃清尊為司馬兵法垂名

孫臏

孫臏者孫武之後世子孫也生阿甄之間嘗與龐涓同學兵法約富貴相援引後涓先事魏得為惠王將軍然自以能不及孫臏深忌之乃陰使召孫臏臏至

則巧以法刑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適齊使如梁。孫臏乃以刑徒陰見齊使而說之。齊使以為奇。竊載歸齊。見于田忌。忌喜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博利。前者勝。孫臏見其馬足不甚相遠。而馬有上中下輩。往往相配而出。故勝負不決。臏因謂田忌曰。君第重利。臣能令君勝。忌然之。乃與王及諸公子約。遂射千金。及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忌如之。既馳。三輩畢。忌一不勝。而再勝。卒得王千金於

是忌以孫臏為能。遂進於威王。威王問以兵法。遂以為師。後魏以龐涓伐趙。趙急請救于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為將。威王乃以田忌為將。孫臏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臏曰。夫解雜亂紛紀者。不控捲。救闔者。不搏擲。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于外。老弱疲于內。君不若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以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于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于桂

○着○為○先○着○故○妙

○妙○論○中○竅

○小○笑○便○動○人

陵齊因大破梁軍。後魏復使龐涓伐韓。韓告急于齊。
 齊威王復使田忌為將。孫臏為師以救韓。忌復直走
 大梁。龐涓聞之去韓歸魏。臏因謂忌曰：三晉之兵素
 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
 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因使齊軍
 入魏地為十萬。龐明日為五萬。龐又明日為二萬。龐
身速追也
 龐涓見之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亡者
 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併行逐之。臏度
 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
 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因令齊軍善射
 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舉火而俱發。龐涓果夜
 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
 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
 成孺子之名。齊因乘勢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孫臏以此名重天下。世傳其兵法。

斷曰

孫臏學藝才高。被忌刑足致傷。黥刑使廢。誰知載
 歸。反為齊利。救趙趨梁。已奪其氣。滅竈誘之。自奔

速斃萬弩馬陵豈容廻避孺子成名是誰之意

白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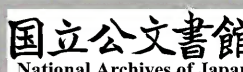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攻韓衛于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攻趙拔光狼城攻楚拔郢楚王東走徙陳秦遂以白起為武安君又攻魏拔華陽走芑卬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兵卒二萬人于河起之戰功寔堪舉中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伐韓之野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將馮亭遂謀以上黨歸趙駕禍于趙

平原君受之秦果使左庶長王齕攻趙趙使廉頗將

此頗之妙

趙軍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誚而秦相應侯又使人行千金于趙為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頗軍多死亡數敗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頗將以擊秦秦聞趙括將乃陰使武安君為上將軍而王齕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括至則出兵擊秦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陰使則名重可知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壁
 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復發兵詣長平遮絕趙救及
 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其將軍
 括出銳卒自博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
 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
 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
 盡坑殺之趙人大震秦復定上黨郡遂分軍為二王
 齧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
 說秦相應侯割六城以和且休士卒應侯擊之武安
 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
 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
 兵佐陵陵兵亡五校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
 代陵將武安君言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
 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
 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
 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
 應侯請之武安君終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齧

○家○所○貴

○此○廿○兵

○定○亦○老

○成○之○見

代陵將入九月圍邯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軍秦君多亡失武安君言曰秦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強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武安君病不能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却使者日至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群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自_身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坑之是足以死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斷曰

秦將白起戰功濟濟拔城若山殺人如水至于長平慘尤莫比四十萬人一夕坑棄應侯受和武安失意及敗請之堅卧不喜士伍先遷杜郵後死雖君寡恩實天報理

王翦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精于用兵。事秦始皇。攻趙。遂拔趙。攻燕。遂拔燕。是時秦將李信。年少壯勇。亦嘗以兵數千。遂破太子丹。始皇奇之。因問信曰。吾欲攻取荆。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勇壯。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兵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與。攻鄢陵。蒙恬攻寢。俱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督。秦軍敗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耶。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惟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勿復言。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惟聽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上。翦將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翦曰。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爲

子孫業耳。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怙中而不信人，今空秦國甲士而專屬於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為將不慮敵而慮主疑情亦苦矣翦代信擊荆，荆聞翦益兵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堅壁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翦終不出。惟日休士沐浴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翦曰：士卒可用矣。荆兵數挑戰不出，遂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

老將之妙在此

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翦因乘勢畧定荆地，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為郡。縣翦與子贲俱有大功。後秦并天下，至二世，王翦及其子贲皆已死，而陳勝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於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者必敗，何也？以其殺伐多矣。今王離已三世將矣，應受不祥。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斷曰

王翦事秦論荆明果六十萬人缺一不可李信少年以毛赴火兵敗再興其計已左空國伐人豈不疑我美宅田園因請瑣瑣大國雖傷其中猶駁士卒投超尚思閃躲兵去追奔萬全方妥爲將陰殘一世坎坷三世不祥王離被虜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爲魏文侯將伐取中山有功文侯封以靈壽子孫因家焉毅生而賢善屬兵是時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未嘗一日忘報於是屈身下士先重禮郭隗以爲招毅聞而心動因請于魏王而使燕燕昭王一見卽以客禮待之毅感其誠遂委質而臣燕昭王喜竟以爲亞卿因問伐齊之事而其時齊湣王正強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服三晉于觀津且與秦昭王爭重爲帝諸侯皆欲背秦而服于齊毅因對曰齊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若與趙及楚魏合燕昭王以爲然因別遣使連楚魏先使毅約趙惠文王毅復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是

時諸侯正害齊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
 燕昭王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趙惠文王復以相國
 印授毅毅遂并護趙楚韓魏燕以伐齊因大破之濟
 西諸侯兵罷歸而毅將燕軍獨追至臨淄齊湣王敗
 亡走保于莒樂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
 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
 于昌國號為昌國君燕昭王歸留樂毅徇齊五歲下
 齊七十餘城皆為郡縣以屬燕獨莒卽墨未服會燕
 昭王死子惠王立惠王自為太子時嘗不快于樂毅
 齊將田單聞之乃縱反間于燕曰齊兩城不下者毅
 與新王有隙欲連兵留齊而南面王也齊王所患惟
 恐他將來卽墨殘矣惠王固已疑毅得齊反間乃使
 騎劫代將而召毅還毅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于
 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之以警動燕齊齊將田單知
 毅去遂設詐誑燕大破騎劫盡復齊城而迎襄王于
 莒復入于臨淄惠王悔無及且恐趙用毅而乘燕之
 弊乃使人謝毅曰寡人使騎劫代將者念將軍久暴
 露于外欲且休計事也將軍過聽遂捐燕歸趙將軍

自為計則可矣。何以報先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毅報書曰。毅不佞。不能承奉王命。以順左右之心。逃遁走趙者。恐傷先帝之明。有害足下之義也。惟君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毅子間為昌國君。而數往來燕趙。俱以為客卿。後毅卒于趙。

斷曰

昭王宿怨。立隗招賢。樂毅聞之。求請使燕。一言既合。亞卿操權。擁韓護趙。攻齊之堅。七十餘城。一旦下焉。功成怨釋。君臣快然。奈何父死。子信間言。騎劫代將。前烈盡損。倉卒走趙。情實可憐。覽史三嘆。是誰之愆。

李牧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邊患。以便○便是○第一○妙○着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邊若有患。○留○後○大○用急入收保。有敢捕盜者。斬。邊患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邊盜以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使

他人代將歲餘邊有所入輒戰不利多亡失不得田
 畜復請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強起使將
 兵牧曰王如用臣容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牧至
 如故約邊寇數歲無所得然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
 賜而不用皆願一戰牧于是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
 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曾破敵受穀者十萬
 人悉勒習戰然後大縱畜牧人民滿野邊寇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始
 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遂大破單于十餘萬因而
 奔走後十餘歲不敢近趙邊城後秦破趙殺將是
 趙乃以牧為大將軍擊秦大破秦將栢齮封牧為武
 安君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牧與司馬尚
 禦之秦一時不得趙因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
 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葱及齊將顏聚
 代李牧李牧知趙王受欺因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
 李牧斬之廢司馬尚王翦因急擊趙殺趙葱虜趙王
 遷及顏聚遂滅趙

斷曰

李牧良將為趙守邊市租入幕饗士無厭烽火獨
 謹射騎習兼邊患即入收保為先不許浪戰戰則
 斬焉盡以為怯易將火炎戰不得一敗已失千再
 請牧出法只如前士感願戰然後戒嚴出其不意
 誘其兵添一戰破之膽落心寒不敢犯境十有餘
 年如此功業宜標凌烟一不奉命身首莫全嗚呼
 哀哉為將難言

新鐫旁批詳註總斷廣名將譜卷之二

古閩黃道周石齋父註斷

趙奢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治國賦民富而府庫實秦伐
 韓軍於闕與闕與趙地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
 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及
 問於趙奢奢對曰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
 乃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

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
 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
 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
 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遣秦間乃卷甲而
 趨不○行○正○為○此○行一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
 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諫曰秦人不意
 趙師猝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
 然必敗趙奢曰諾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者勝後
 至者敗趙奢亦曰諾更○合○即發萬人趨據之秦兵後至爭
 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走遂解闕
 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
 國尉奢於是與廉頗藺相如同位後孝成王立秦與
 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藺相如病篤趙使廉
 頗攻秦秦數敗趙軍挑戰廉頗固壁不戰秦因間趙
 云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
 王信秦之間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藺相如曰王以名
 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

廣名將評

卷之二 周

二

王不聽遂將之括自少時學兵法以為天下莫能當嘗與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知○子○莫○若○父○括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將王問何故母對曰妾事其父為將時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其家以買田宅王以為何如其父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為二軍餓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已決矣母曰王必遣之如有不稱妾求無坐王許諾括既代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絕其糧道斷其軍為二軍餓括出銳卒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數十萬之眾降秦悉坑之遂圍邯鄲幾不可脫賴諸侯救乃得解王以括母先言卒不誅也

斷曰

趙奢田吏原不臨戎秦困闕與其勢甚雄趙欲往救頗辭乘同奢獨譬之兩鼠穴中將勇者勝因備

折衝久淹不進忽爾猝攻妄諫者死善諫者容北
山先據故成大功廉藺並列馬服受封徒讀父書
兵變不通長平坑卒母已先供朝廷選將慎勿名
從

廉頗

廉頗者趙良將也伐齊大破之拜爲上卿以勇氣聞
於諸侯時藺相如者亦爲上卿位在頗之右頗不憤
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
勞位在吾上吾羞不忍爲之下我見必辱之相如聞

知每朝會嘗稱病不欲與頗爭列已而出望見頗輒
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等去親戚而事君
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
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庸人且羞之况將相乎請辭
去藺相如止之曰子視廉將軍孰與秦王舍人曰不
如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群
臣相如雖駑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秦之所以不
敢加兵于趙者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
俱生所以避匿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

肉袒負荆至門請罪卒與相驩為刎頸之交後頗與
 秦相距長平趙王信間使趙括代頗以致敗燕用栗
 腹之謀乘趙敗弱因舉兵擊趙趙復使頗將頗遂擊
 燕大破之得五城趙王喜封頗為信平君假相國居
 六年復使伐魏之繁陽拔之後趙成王卒悼襄王立
 又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頗遂奔魏
 之大梁魏不能用久之趙以數困于秦思復得頗頗
 亦思復用于趙趙王使使者視頗尚可用否頗見使
 者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可用使者

受頗仇郭開金還報趙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
 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復召楚聞
 頗在魏陰使人迎之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
 人卒死于壽春

斷曰

廉頗趙卿位下則爭一聞公言肉袒負荆趙括代
 將長平卒坑再起擊燕得燕五城悼襄不用奔魏
 以明趙困思頗遣使察情上馬示健善飯示英使
 受仇金遺矢毀名愧為楚將思用趙兵壽春之死

悒悒不平

田單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為臨淄市掾，人不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國，湣王出奔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時在安平，知必有變，因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以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多以轄折車，敗為燕所虜。惟單宗人以車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後淖齒殺湣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士大夫戰不利，知田單鐵籠之智，遂相與推立

田單為將軍以距燕。時聞燕昭王死，惠王立，單知惠王與樂毅有隙，乃縱反間，宣言於燕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莒與即墨也。何難拔之？不拔者，外欲以伐齊為名，內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耳。故緩攻即墨，莒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惠王信之，因以騎劫代毅將，毅遂歸趙。田單知毅去，遂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于庭，飛鳥悉翔舞下食。燕人見而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為師乎？因反走，單乃起而

引還東鄉坐師事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又宣言曰
 吾惟恐燕軍之剽所得齊卒置之前列與我戰卽墨
 殘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降者盡剽皆怒
 堅守惟恐爲所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
 外塚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人盡掘壟墓燒死人卽
 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
 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
 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士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
 遣使納降于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

使燕解

鎰令卽墨富家遺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夷掠吾族
 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
 乃收城中牛得千餘爲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
 刃于其角而灌脂束葦于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
 縱牛出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走燕軍燕
 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
 觸盡死傷五千人因啣枚擊之而城上鼓譟從之老
 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奔走齊人遂
 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乃迎襄王於莒

入臨淄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斷曰

齊將田單田之䟽屬隱於市椽誰知其畜燕兵破
齊車先斷軸軸以鐵籠人笑鵠突及變爭問笑者
始服即墨存齊共推單轂單知新王於毅不睦巧
縱間言騎劫完局約降懈之掘塚自觸突縱火牛
如龍驚目七十餘城一旦以復迎立襄王功堪尸
祝

西漢

張良

張良字子房韓人也其先五世相韓至秦滅韓良欲
為韓報仇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得力士為鐵錐徂
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怒索賊甚急良
乃更姓名亡匿下邳偶遊圯上有一衣褐老父至良
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
毆之為其老乃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
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
去里許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

良大端

為此

來原有意

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
老人期何後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
又先在復怒曰何後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
夜未半往有頃老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
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濟北
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良受書旦日視之乃太
公兵法也良異而習讀之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遇沛公略地邳西因以太公兵法說
之良嘗爲他人言皆不省獨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
其策良曰沛公殆天授遂從之沛公欲以兵二萬人
擊秦曉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敵臣聞其將
屠家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
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沛公以爲然
因令酈食其持重寶以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西
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
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
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入秦宮意欲
留居之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

除殘去暴宜縞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意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沛公乃還軍壩上以距關項羽至鴻門欲
 擊沛公項伯與良善知良在沛軍乃夜馳入沛公軍
 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良曰沛公距
 關誠欲倍項王耶沛公曰鯁生教我距關無納諸侯
 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却項王乎沛
 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
 見沛公與飲為壽結為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

此亦救沛之急着要

項王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謝羽鴻門乃解羽因以
 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之國良請歸韓因說漢王
 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
 意漢王信之乃使張良還行燒棧道良歸至韓時羽
 已殺韓王國無可復遂欲以報秦者報楚未幾漢王
 還定三秦項王欲擊之良乃遺楚王書曰漢王失職
 欲得關中如約而止不敢東又以齊反書遺羽曰齊
 與趙欲并滅楚項王以故北擊齊良乃間道歸漢漢
 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漢王

此二

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其攻

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也與項王有隙彭越

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王之將獨韓

信可屬大事當一面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

也漢王乃遣隨何說黥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

反使韓信特將北擊之因舉燕伐齊趙然卒破楚者

此三人力也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嘗為畫策從漢王

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恐與酈食其謀

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

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滅六國使其後無立錐之

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

之德莫不嚮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嚮

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適良從外來

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

酈生語告良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策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良曰臣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之

湯伐桀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

能制項羽之死命乎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

此是漢王大度處

看得真

識得定

說得斬截

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其不可二也。武王克商表商容之閭。式箕子之門。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其不可四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修文。不復用兵乎。其不可五也。休馬華山之陽。以示無所用。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其不可六也。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其不可七也。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立六國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也。且夫楚惟無強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今促銷印。漢六年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起邳。下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

八不可。可。點。醒。明。白。

知。之。者。深。

計幸而時中願封留足矣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
 爲留侯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
 決未得行封上在洛陽南宮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
 沙中語上說曰此何語也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
 反耳上曰天下屬已定何故反留侯曰陛下起布衣
 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
 所親愛而所誅者皆平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
 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

曰上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數
 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封
 雍齒則人人自安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
 侯而亟趨承明御史定功行封群臣罷酒皆喜曰雍
 齒尚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請帝都關中左右大臣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留侯曰雒陽四面受敵此非
 用武之國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
 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固守獨以一面東
 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

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命駕西都關中漢十一年黥布反上自將兵而東留侯曰臣宜從奈病甚但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十二年從征陳豨歸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惜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強秦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遂借學辟穀導引輕身卒子房始所見老人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因取而寶祠之

斷曰

少年爲韓博浪錐秦一編帝師圯上老人沛公天授說合如神還軍壩上謝羽鴻門當前借箸理勢具陳運籌決勝功莫可論封齒息反從劉都尊布衣封留志願已伸寶祠黄石以明感恩赤松從遊辟穀採真始見終隱千古惟君

韓信

韓信者淮陰人也布衣時不能治生且貧無行又不得推擇爲吏嘗從下邳鄉亭長寄食亭長妻患之乃

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信怒因絕去釣於城下諸
母漂以水擊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終漂數十日信喜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食之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
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眾辱之曰信
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胯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胯
下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
居麾下無所知名梁敗又屬項羽以為郎中數以策
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為連敖坐法
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監斬滕
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
其貌釋之與語大悅之言于漢王漢王拜為治粟都
尉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漢王至南鄭諸
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亡逃信度何等已數言于王王
不用因亦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言于王
曰丞相何亡王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
王王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若汝何曰臣不敢
亡也臣追亡者爾王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王

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獨追信詐也何
 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若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顧王所
 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于此乎何曰
 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信終亡耳王
 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為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
 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
 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此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
 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
 驚信拜禮畢上坐漢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而爭天下豈非項王
 耶漢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如項王漢
 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以為大
 王不如也然項王臣嘗事之請言其為人也啞啞叱
 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
 王見人恭謹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泣涕分飲食
 至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與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所過無
 不殘毀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于威強耳名雖
 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
 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
 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敵且三秦王原
 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
 眾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邯欣翳得免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
 威王此三人秦人莫愛也大王之人武關秋毫無所

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

指掌

當時情勢直如

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
 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兵而東
 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
 既而漢王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擊楚魏王豹反漢
 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因以信為左丞相
 擊魏魏王盛兵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
 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為河東郡因使人請漢王願

益發三萬人臣請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
 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乃遣信與張耳以兵數萬
 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
 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
 韓信張耳乘勝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
 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
 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
 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
 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

○妙○筭○自○不○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麾下成安
 君儒者也嘗稱仁義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
 則圍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千里
 襲我亦已罷極如此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遂不
 聽廣武君策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
 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半夜傳發選輕騎
 二千○人○持○一○漢○幟○從○間○道○草○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
 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復
 令其裨將傅餐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伴應

○先○已○筭○定○

○直○筭○至○此○

○先○已○筭○定○

○何○等○

曰諾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大笑平
趙○空○壁○在○此
 旦信乃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
趙○空○壁○在○此
 戰良久信佯棄旗鼓走水上軍趙果空壁爭灑旗鼓
 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
 出奇兵二千遂馳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已
 不能得信等退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見而大亂以為
 漢已得趙王將軍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
 也漢兵夾擊之遂大破趙兵斬成安君泚水上擒趙
 王歇諸將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後山陵前左水澤

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以勝何也信曰此在兵
 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
 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
 驅市人而戰之必置之死地然後人人自為戰若與
 之生地皆走矣寧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信乃
 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
虛○心○可○法
 廣武君而致麾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因問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
 君辭謝信固問廣武君乃曰愚者干慮必有一得將

軍涉西河虜魏王一舉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
 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若此者將軍之所
 長也然而衆勞卒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
 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
 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燕齊相持而不
 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之所短也
 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
 何由廣武君曰今爲將軍計莫若按甲休兵鎮趙撫
 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北首燕

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于燕燕必不
 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諛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
 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矣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
 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于燕燕果從風而
 靡乃使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
 王從之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間
 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漢王出成皐東渡
 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于修武至宿傳舍晨自稱
 漢使馳入趙壁耳信未起卽其卧內奪其符印以麾

廣名并詰

卷之二

西漢

三

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
 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
 者擊齊信引兵東來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
 下齊欲止范陽辯士蒯韓信之死皆蒯通所致通說韓信曰酈生一士伏軾
 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
 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信
 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留縱酒罷備漢
 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
 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

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
 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
 漢兵遠鬪其鋒不可當不如深壁令齊王使信使招
此策原妙所亡城亡城必反漢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
 知韓信之為人寄食于人受辱胯下無兼人之勇易
 與耳遂與信夾濰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滿
實奇計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
 果喜曰吾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
 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

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平齊使人言於漢王曰齊
 偽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
 勢不定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
 韓信韓信之死又在此使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于此旦夕望若
 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
 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而立之
 使自為守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
 真王耳何以假為乃遣良往立信為齊王發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武涉往說齊王信曰漢王

身居項王掌握中者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
 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也如此今足下雖自以
 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然所以得須臾至今
 者以項王尚存也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
 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之今
 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信
 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
 不用故背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即與我數萬
 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從故我得以至于此

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
 信欲以奇策感動之因說以相術曰相君之面不過
 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
 蒯通曰當今兩主之命懸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
 與楚則楚勝臣願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
 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其
 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兼有甲兵之衆據強齊
 從燕趙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
 其咎願足下熟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吾豈可

若當存此心則決無後

鄉利背義乎通曰臣聞勇畧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
 下者不賞今足下載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
 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竊為足
 下危之韓信猶豫不忍背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
 奪我齊遂謝蒯通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信信
 遂將兵會垓下項王已破漢王襲奪齊王軍徙齊王
 信為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
 長賜百錢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為楚中尉
 行縣邑陳兵出入人有告信反者高祖以陳平計發

使告諸侯會陳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謁高祖于陳
 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
 狗烹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高祖曰人
 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由
 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上嘗從容與信
 言諸將能否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
 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信曰臣多多益善
 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為為我擒信曰陛下不能將
 兵而能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為陛下擒也且陛下所

既知之何又怨望

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

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嘆曰子可與

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惟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

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

叛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

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

信病不從乃謀于家臣夜詐詔報諸官徒奴欲發以

襲呂后太子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因欲殺之舍人弟

上變呂后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

此一段疑漢廷所造

信無兵何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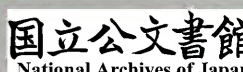
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給○信○曰○雖○疾○強○入○賀○信○入○呂
后○使○武○士○縛○信○斬○之○

斷曰

淮陰餓夫○飯于漂母○時不利兮○胯下受傷○事楚無
知○事漢誰數○火燒連厥○身幾伏斧○蕭滕雖奇○沛猶
未許○既亡追還○方驚壇語○暗出陳倉○定秦擊楚○井
陘拔趙○佯棄旗鼓○襲田囊沙○要求齊主○千金報恩○
百錢羞沮○能辨多多○不能自處○未央被誅○前功何
補○

周亞夫

周亞夫者○絳侯勃子也○漢文帝封為條侯○續絳侯後○
文帝六年○北人大入邊○乃以劉禮為將軍○軍霸上○徐
厲為將軍○軍棘門○亞夫為將軍○軍細柳○以備北上○自
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送迎○已而
之細柳○軍士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
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對曰○將軍令
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之詔○上至○又不得入○乃
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



壁門士吏謂從屬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於

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

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為動改容式車使人稱

謝皇帝慰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文

帝曰嗟乎此真將軍矣曩者霸上棘門軍若兒戲耳

其將固可襲而取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

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為中尉因誡太子曰

即有緩急周亞夫可任將兵文帝崩孝景三年吳楚

反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于上曰楚

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

許之亞夫至雒陽見劇孟喜曰七國反吾乘傳至此

不自意全又以為諸侯已得劇孟孟今無動吾據滎

陽滎陽以東無足憂者至淮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

尉曰策安出鄧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然楚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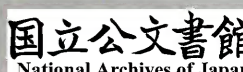
輕不能久今為將軍計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

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壁高壘使輕兵絕淮泗

口塞吳饟道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乃以全制其

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壁昌邑南輕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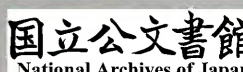
計與已合故從之



絕吳饒道吳王之初發也吳臣田祿伯曰兵無奇道
 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
 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一奇也王不用太尉既會兵
 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走昌邑深壁而
 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
 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
 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乏糧餓數欲挑戰終
 不出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
 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太尉使備西北已

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而去太
 尉出精兵追逐大破之吳王濞棄其軍而與壯士數
 千人亡走因乘勝遂盡滅之降其兵月餘越人斬吳
 王頭以告凡相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
 太尉謀計為是遷為丞相其後北主有五人降帝欲
 侯之以勸後亞夫曰彼背其主降陛下侯之則何以
 責人臣不守節者乎帝曰丞相議不可用乃悉封為
 列侯太尉因謝病居無何召詣廷尉嘔血而死

斷曰



亞夫治兵既嚴且銳軍中不馳天子按轡霸上棘門有如兒戲吳楚反時剽輕難制堅壁守之以挫其氣委梁絕饗西北謹備挑戰不出驚擾高懸吳師饑奔方乘其弊既斬吳頭太尉謀是功高難居嘔血而斃

李廣

李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家世世受射漢武帝時北人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廣○所○長○在○此○因善騎射殺首敵多為武騎常侍嘗從行有所衝陷折關及格猛獸文帝

曰惜乎子不遇時令子當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及景帝初吳楚反時廣為驃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擊吳楚軍取旗顯功名于昌邑帝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還賞不行廣為漢將私受梁印故不復行賞也徙為上谷太守北人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敵戰恐亡之乃徙為上郡太守北人入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擊之中貴人以數十人馳騁見敵以三人與戰三人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奔告廣廣曰此必射鵬者也乃以百

騎往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鵬者也。已縛之上馬。敵入驚，盡上山列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以百騎走敵人，追射我，立盡。今我留敵人，必以我為大軍之誘，不敢擊。因令諸騎去敵營二里，所皆下馬解鞍。敵果疑，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廣突前射殺之，復還至騎中解鞍。敵兵終疑之，夜半皆引去。平明，李廣乃歸其大軍。武帝時，以廣為未央衛尉，程不識為長樂衛尉。及出擊敵，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

以自衛。幕府省後兵出無邪導至子迷失寔此文書，然亦遠斥埃，未嘗遇害。程不識

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程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士卒樂為之死，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我軍雖煩攬，然敵不得犯我。是時二人皆為名將，然敵人畏李廣之畧，士卒多樂從李廣，而苦程不識。後廣出鴈門，擊敵人。敵人兵多破敗，廣軍生得廣置廣兩馬，間絡而盛卧。廣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旁，有一敵兒騎善馬，廣暫騰而上，敵兒馬因推墮，兒取其弓，鞭馬南馳數十里。」

復得其餘軍因引而入塞敵人數百追之廣取敵兒
弓射殺之以故得脫至漢曠爲庶人嘗夜從一騎田
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
軍尉曰今李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
下居無何敵人入殺遼西太守於是天子乃召拜廣
爲右北平太守廣卽請霸亭尉與俱至軍而斬之廣
居右北平敵人聞之號曰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
右北平廣嘗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
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之不能入矣廣廉得賞賜輒
分其麾下飲食與衆共之將兵至絕乏之處見水食
士卒不盡飲廣不近水士卒不盡食廣不嘗食士卒
以此愛樂爲用廣猿臂善射專以射爲戲其射見敵
急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卽應弦而倒終
廣之身爲二千石四十餘年家無餘財終不言家產
事廣嘗與王朔語曰自漢擊外夷廣未嘗不在其中
然列校以擊敵功封侯者數十人獨廣無尺寸之功
以封邑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抑命也朔曰將軍自
念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太守羗反吾誘降

者八百餘人吾詐而同日坑之至今大恨剗曰禍莫
大于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封侯也後漢大將軍衛
青擊敵人青卜捕口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
而令廣出東道廣自請曰臣結髮而與敵人戰願居
前部青陰受上誠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單于恐
不得所欲因不聽廣請廣不謝而走意甚愠怒及就
部曲引兵出東道軍無鄉導遂失道後於大將軍大
將軍使長史問廣失道狀且責廣之幕府對簿廣曰
諸校尉無罪乃我自失道因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

敵人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
廣年六十餘矣終不能復對刀筆吏遂引刀自剄廣
軍士大夫一軍皆哭百姓聞之知與不知無老壯皆
垂涕

斷曰

李廣爲將才氣無雙世世受射射無不當三人與
戰中貴受傷殺其二人擒一以償孤軍擊敵解鞍
其傍敵疑爲誘轉奔而亡不擊刁斗部伍偏強凡

戰可侯侯則未嘗細推其故禍在殺降迷道自到
天意難量

衛青

衛青字仲卿嘗從人至甘泉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
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免笞罵即足矣安
得封侯事乎元光六年以椒房戚拜為車騎將軍擊
敵人斬首敵數百騎賜爵關內侯是後凡敵人犯邊
皆有斬獲又畧定邊地甚廣遂拜青為大將軍益封
青八千七百戶三子皆侯後敵人入代殺都尉大將

軍統率公孫敖公孫賀趙信蘇建李廣李沮等出擊
之各斬獲有功獨建以三千騎與敵人數萬騎戰敗
盡亡其軍獨以身歸青問建罪當如何周霸曰自大
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
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
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此議自歸
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
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
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專誅於境外其歸



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
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上弗誅贖爲庶人

斷曰

衛青人奴相者曰貴一旦封侯戰功爲最不斷示
威肺腑待罪敬謹如斯安保祿位

西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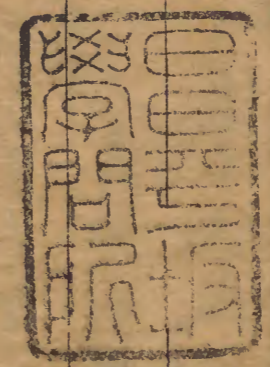
程不識

程不識者漢之長樂衛尉也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
軍屯及出擊胡正部曲行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籥奉
嘗遇害嘗曰李將軍極簡易然敵卒犯之無以禁也
我軍雖煩然敵卒亦不得犯我孝景時以數直諫爲
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

斷曰

漢室承平邊患疊驚惟飛將軍衛尉齊名部伍整

蕭○刁○斗○嚴○明○廣○雖○簡○易○卒○犯○何○禁○寧○苦○我○嚴○而○不○
少○更○廉○謹○直○諫○較○廣○尤○勝○豈○僅○兵○法○為○良○將○程○



文德堂

